

枋山探查手記

那是一個白色的房間——白色的牆、白色的磁磚地、白色的天花板與一張白色的床。

床上坐著一位少女，她微弓著背，披散的髮絲蓋過臉龐，落在了手邊。她似乎沒有要將頭髮撥開的打算，只是一動也不動地低著頭。

我挪動身下的板凳向床頭櫃靠去，櫃上色彩繽紛的果籃在這幾乎沒有任何色彩的環境中顯得特別突兀。我撕下外層的籤條與塑膠膜，從中抽出一顆橘子。

寂靜的房間內，連我倆的氣息都聽得格外清晰。我從剛戳出的孔洞揪起一片橘子皮撕下，其纖維撕裂的聲響在十坪不到的空間內迴盪。

我拉了拉她的被角，遞上剝好的橙瓣。

「拿去吧，姊……」

刺耳的鬧鈴將我從夢中抽離。

「上午4：30。」刺眼的螢幕近一半的空間被這斗大的數字佔去。我眯著眼關了鬧鐘，緩慢地坐起身。

「咦！姊？」無意地環顧了四周的我，赫然發現她已經打點好儀容，背著小包站在門邊瞪我了。她抬起左手敲了敲手腕背面，似乎在暗示我「快點」。

「現在還不到五點耶……」我不滿地嘟囔了幾句，起身走入浴室盥洗。

清晨五點的天空依舊昏暗，我提著辦完自助退房後順手捎出青旅的一小袋餐包，走在站前的大道。路旁一枝枝桿身佈滿鏽斑的街燈吃力地吐著微弱的黃光，雨絲夾雜在不停吹拂地涼風中，於燈下化作一條條的銀絲划過。

「要嗎？」我拿出一塊餐包咬下，並把剩下的一塊連著袋子往前遞。

塊狀的奶油內餡在沒有加熱過的狀態下吃起來特別油膩，一壓就塌的麵包口感也很糟糕。秉著不能浪費食物的精神，我還是強行將剩下的餐包整個塞進嘴裡一口氣嚥下。

她回頭打量了一下袋子裡的餐包，又看了看我，不出所料地搖了搖頭。

尚未完成電氣化工程南迴線幾乎是內燃機的天下，作為端點的台東車站股道

停滿了柴油動力的機車頭與柴聯列車，濃濃的柴油味在空氣中流動，瀰漫在月台間。

「後退——！」站務員吐出口中的哨子，指著月台末端跨出警戒線的幾名旅客大吼。隨著一聲長鳴，一輛笨重的橙色機車頭拖著數節塗有淺藍線條的復興號車廂緩緩駛入月台，地面微微地震動著。

若不是無意間瞄到車門上放歪的手寫壓克力板，我還真不會知道這列短編復興號正是我倆絕對不能錯過的重要車班。

她挑了離車門最近的一排座位坐下，我將背包抬到上方的置物架，走來走去觀察著車廂內各處。

趁著我到處打量著這充滿歷史的車廂時，列車悄悄地開動了。

在人口稀疏又私人載具發達的鄉下，一天僅有一班而且又開在清晨六點零五分的區間車實在沒有什麼吸引人搭乘的理由。環顧四周，整節車廂就只有我們兩個乘客。一位看起來將屆退休年齡的老車掌慵懶地走進車廂，回頭看我們一眼後眉頭皺了一下，接著便隨意找個位子坐下打起了盹。

「真的是這班車嗎？」心中的疑問再次出現，我轉頭望向姊，看著我狐疑的表情，她似乎也猜出我要問甚麼了。

她只是點了點頭，沒有回話。

列車行駛在沿著山壁闢建的高架橋上，與無邊無際的大海僅有一條南迴公路相隔。方才的綿綿細雨此時已轉成滂沱大雨，一粒粒豆大的雨珠不停地自窗外划過，留下一排排的水滴。天空烏雲密布，下方不停擾動的混濁海水滿是米白色碎浪，遠方作為兩者交界的地平線幾乎模糊不清，窗外的色彩除了「灰」還是「灰」。

「怎麼辦？下著大雨呢……」心裡雖如此想著，但為了不要破壞氣氛我沒說出口，與南迴線引以聞名的壯闊海景無緣著實令人失望。

「別擔心，一定會有辦法的。」一個柔弱如氣音般的聲音在耳邊細語道。回頭一看，姊姊已經醒了，她靠過來摸了摸我的頭。

列車在隧道內疾行，柴頭的低吼在兩側的石壁間迴盪。打開手機，果然如傳聞所說，沒有信號。距離目的地還有三十分鐘左右的車程，無事可做的我只能跟著她一起閉目養神。

空調轉入送風，壓縮機運轉產生的低鳴也隨之消失，車廂內一片寂靜，相比之下車掌的鼾聲便顯得突兀許多。

大概是因為今天四點半就爬起床了，睡意很快地佔據了大半意識。黑暗中，車掌的鼾聲越來越模糊……

熟悉的白色房間裡，少女坐在床上用著手機。

「嘖……」她皺著眉咬著筆桿，拇指時不時地在「上一頁」的功能鍵位置敲擊，似乎在查找著什麼資訊。

大人們在房外竊竊私語，儘管我已經整個人都貼到了門上，還是聽不清楚他們交談的內容。無所事事的我走回床邊，放在她腿上的筆記本挑起了我的注意。

純色的筆記本封面只有右下角用細明體寫著一小行「○○補習班，帶你上台大！」，似乎是補習班會在路邊發送的贈品。

不得不說，這筆記本的保存狀況是真的糟糕——咖啡色的封面、封底約有三分之一因被水浸過而出現顏色不均的情形；翻開內頁，幾乎一半的紙張都因浸水而明顯泛黃，多頁泛黃處的字體都有糊化的狀況；書背大範圍皆已脫膠，上下的紙張像扇子一樣微微地散開無法固定在一起；書緣也因長時間揉捏而滿是摺痕與紙絮。

我拉了拉她的被角，指著筆記本。

還沒等我開口，她似乎就已經知道我想問什麼。她放下手機，從書中抽出一張照片遞給了我，仍不忘摸一摸我的頭。

湛藍的天與遠處的碧綠大海，相片從山腰上的車站向遠方拍去，山下的景物一覽無遺。翻到相片背面，黑色的片底右下角有著用立可白寫的幾個小字——枋山車站。

「喜歡吧，這可是特別找的喔！」她自信地小小哼了一聲。

「魅力四射的南國美景絕對讓你大吃一驚！」

「放心吧，等離開這裡後，就帶你去瞧瞧。好好期待……」話說到一半，她突然開始大力地咳嗽。

我拍了拍她的背，然而這看起來毫無幫助。

「別擔心，一定會有辦法的。」她摸了摸我的頭，聽得出她刻意提高了音量與語調……

似乎有誰在搖晃著我。

列車似乎已經正停靠在某個車站，車廂內只剩運轉的壓縮機依舊低鳴。

我坐起身，揉了揉微微發癢的雙眼，隨意地瞄向窗外。

「咦？」

我睜大雙眼靠到窗前，注視著窗外釘在柱子上的站名牌——「枋山」。

寒毛一豎，我抓起背包就往門口衝。當我撞開客座區的門時，站在台階上的車掌已經拉上了摺疊門，正握著對講機。

「三五一四次枋山請開……」

「阿——等一下！」我車掌身邊鑽出，拉開車門跳上月台。

「喂！」車掌被突然竄出的我嚇了一跳，手中的對講機也差點掉進列車與月台的縫隙，落在了台階上。

「你這樣算跳車你知道嗎！」他慌忙地蹲下拾起對講機，抬起頭朝著我們咆嘯。

「阿……抱歉……我不小心睡過頭了，沒注意已經到站了……」

「唉，算了。」他撥起袖口看了一眼手表，似乎是時間問題讓他不想再追究下去。

「阿你一個小朋友確定是要在這裡下車嗎？如果是要去市區的話要在『枋寮』下車，不是這裡。」

「阿……不……我是要在這裡下車沒錯。」

「那你小心點，別逗留太久。」他再次拿起對講機與司機傳達開車訊息，回頭看了一眼。

「下次別跳車，罰錢事小，如果因此受傷就麻煩了。」

「阿……謝謝……抱歉。」

鬆了韌的列車發出「嘶——」的聲音。不一會兒，機車頭鳴笛一聲，列車在引擎震耳欲聾的低吼下緩慢地駛出了月台。

在確認完東西都有拿下車後，我背包一丟，整個人癱坐在月台的候車椅上。此時的我心中滿是愧疚，當然其中一部分來自於造成區間車誤點的罪惡感，但更大一部份是對於罰鍰的擔憂，此時的我只希望那位車掌可以大人不記小人過，別把七千五百元的罰單送到我手上。

一直到我起身前才發現，這久久無人使用的車站椅子上已經積了厚厚一層灰。

我趕緊起身，但灰塵還是全部黏在我的褲子，椅子上出現了「兩球」明顯的坐印。

我步至月台南端盡可能地眺望遠方——沒有碧海，當然也沒有藍天。

儘管雨滴早已不再落下，空中的雨雲仍久久不散。深淺不一的雲塊彼此糾結、分離，集結為成片的雲層後仍在內部不停地擾動，自浮躍於縫隙間的微弱陽光薄如銀色細紗。

枋山車站關建在山腰上，其月台背海側的廢棄股道旁便是綿延的翠谷。乾熱的山風連綿不斷地順著山壁滑下，掃過車站，吹拂著山下的芒果園。這大概是為什麼儘管剛下完雨，我仍然不會感到濕悶。

我走回候車亭下，姊姊正坐在椅子上閉目養神。

候車亭內的柱子掉漆嚴重，釘在上頭的牌子許多字跡也幾乎要被磨除殆盡。雨遮內的電燈似乎已經不會再亮了，一旁接出的電線斷裂垂在天花板下隨風搖擺，泛黃的燈罩內也積滿了灰土與蟲子屍體。月台兩旁多塊作為黃線標示的導盲磚不是脫落就是掉色，靠山側的廢棄股道幾乎快被嫩綠的雜草給淹沒。

要不是進出站刷卡機還亮著螢幕，一般人都會覺得這是個廢棄車站吧。

我走到她身旁的座位，抽起紙巾捲成棒狀，用著吃奶的力氣開始「刨」著灰。椅墊上的塵屑之厚，直到我用濕紙巾來回抹了快七遍才勉強恢復到能供人乘坐的潔淨程度。

「明明千辛萬苦下來了一趟卻是這樣……」我拍了拍屁股坐下，低聲抱怨了幾句。

「抱歉，我也沒預料到會這樣。」她故作輕鬆的笑著答道，但從她的語氣中似乎仍聽得出些許失落。她伸出手，再次摸了摸我的頭，相比以往，她的手掌似乎有些冰冷。

「還是說……你有想去附近的什麼地方嗎？」她從小包中抽出那本棕色的筆記本揮了揮。

「沒關係啦，待在這裡就行。」我伸出手，想借筆記本來看，但她已早先一步將之收回到包裡。

如果說真要提個天氣以外的原因讓我不想離開這個車站，我相信一旁的地下道是個很好的理由。

豪大雨配上年久失修的排水設備（或是這裡的地下道陽春到根本就沒有排水設備）讓供旅客跨越股道用的出站地下道積水深及腳踝（目測如此）。而正是因為這灘經歷了數小時「發酵」的死水，我下車已經快兩小時了都還沒到對面站房

內扣款出站。

看著略呈黃褐色又微微發臭的水體與水面上緩慢漂浮的昆蟲屍體，我寧可給機器鎖卡也不想靠近它半步。

在這個連信號都沒有的偏僻地方，無所事事的，只能倚著她的肩膀一起閉目養神。久久沒有列車通過的車站沒有什麼喧鬧的雜音，只剩從前方綠蔭內流出的蟬鳴試圖填補這份寧靜。溫熱乾爽的山風不停拂面，吹的我劉海微微飄動，一切是這麼的舒適……

少女沉沉地睡著，僅是如此。

房間內站滿了人，他們圍在床邊，低著頭一語不發。找不到其他事情做的我，自顧自地坐在一旁觀賞著那張枋山車站的相片。

「嗚……」一聲悲泣劃破令人窒息的寂靜，一位婦人摀著面開始啜泣了起來。

一位，兩位，三位……就像是引起了共鳴一般，越來越多人抽抽噎噎地哭著。再回神，房間內已迴盪著此起彼落的哭嚎聲。

像是與周遭脫節一般，我感到有些不自在。

我將相片夾回筆記本，走向床邊想將它放回。突然，一隻手抓起我的胳膊向著房外拖去。不管我怎麼掙扎，拖行的力道似乎沒有要減緩的趨勢。

最終，我拿著她的筆記本被推出了房間。

連句道別都沒來的及說……

「砰——」一列自強號自背後呼嘯而過，伴隨引擎震耳欲聾的低吼，其笨重的車身壓過軌道縫隙的聲響相比電聯車也來得暴力許多。被突如其來的噪音嚇醒的我整個人抖了一下，意識瞬間回到現實。

隨著車尾漸遠，腳下的站台不再震動，隨車身刮入月台的強風也削弱了許多，低沉的噪音也與列車一同消失在不遠處的隧道中。

車站再度回歸寧靜。

接連兩天所遇的夢境化成破碎的片段開始在腦海中反覆浮現，混雜的思緒如波濤洶湧的大海夾雜著各點記憶來回翻攪。那個白色房間、那本筆記本、哭泣的

大人們、車掌說的話……就像觀賞著一部長片的看眾，在故事的最後咀嚼了全部的鏡頭後才發現這其實是一部荒誕不羈的鬧劇，先前再正常不過的舉動頓時也是個個備感突兀——與愚蠢。

胸口隱隱作痛，腦中像是有一股被壓抑的冷意突破封印，陌生的低潮感一點一點地擴散全身。我嘗試著深呼吸，但連逐漸滲透鼻梁的酸楚感都無法緩解。

「一定會有辦法的。」一樣的語調，一樣的聲音。她向我伸出手，但這一次被我揮開了。

「辦法？有什麼辦法？明明說好要……帶我來的……」我一時忍不住用有些發抖的聲音朝著她大吼，中間還一度哽咽。

山風依舊不停扶過，她披散的髮絲卻沒有隨之飄動。之前的我都沒特別去注意，直到我專注地想看清她瀏海下的面貌時，才發現她的輪廓已開始變得模糊。

她沒有回話，我兩之間只剩一陣令人窒息的沉默。

突然間，她抬起頭像是發現了什麼，轉過身走到月台末端後回頭指著天空。

「怎樣……」有些賭氣的我抱著胸重步踱出雨遮，回頭向上一看：

烏雲開始散去，大量的陽光透過積雲間的縫隙與孔洞化做一道道金色的光束灑下。風撥動著殘存的雲，射下的陽光來回擺動，沾在月台與綠植嫩葉上的雨水，同鋼軌的亮面反射著陽光，化做金色的亮點在各處閃爍著。

烏雲快速地消去，灑下的陽光越來越多，有那麼一瞬間——「金色的枋山車站」映於眼前。

一隻手突然從旁環起我的胸口。回頭一看，她從後方抱了上來。

「絕對讓你大吃一驚……」熟悉的語調，熟悉的聲音。她一如往常地摸著我的頭，我雙手輕握著她環繞我的手臂。

方才仍如亂麻般的內心現在卻像一片平靜的汪洋。一股股暖意自與她接觸的胸口和後背散出，在全身上下流動。

如果能一直保持著這樣就好了……

如果問南迴線除了碧海藍天以外還有什麼特產，那麼答案一定非全台僅剩一天一班的藍皮普快莫屬。

一直到薄暮時分神秘的南國似乎才肯讓我見識它熱情的一面，天空萬里無雲，只掛著幾粒被染成紅橙色的小雲點。柴油車頭持續地低吼，拖著四節連空調設備

都沒有的老舊客車馳騁在廣闊的屏東平原。雖說車廂內只裝了四隻陽春的電風扇，但開著窗就會有風不停灌進來所以不會太熱。

坐在窗邊的我一路上都倚著她的肩膀，中途跟車掌補了一張票後還順道被關心了一下坐姿。

此時的她身影已經越來越模糊，披散的頭髮仍然沒有隨從窗口吹進的風擺動。儘管如此，只要覺得她還在身邊就會感到安心。

打開背包的內夾層，我伸進右手摸出了一本有些破爛的棕色筆記本翻閱著。裡頭密密麻麻的字跡最後停在了這列普快的時刻與終點站。

這大概就是這趟旅程的終點了吧。

夜幕低垂，列車穿過成片的魚塘，緩緩地駛進城鎮中的車站。

「各位旅客，終點站枋寮到囉。個人行李要記得！」車掌走過每一節車廂，叮嚀著車內的旅客。

車門一開，清新的晚風混著濃烈的柴油氣味撲面而來。她送我踏上站台，自己停駐在車門邊的台階上。

我兩四目相望，腦中想說的話太多，許多話到了嘴邊也是欲言又止，其結果便是長達數分鐘的沉默。

「車子要回庫了，動作快點！」站務員從另一個車門探頭進車廂內大吼，幾個回車上找尋遺落物的婦女慌忙地下了車。

開車時間一刻一刻地逼近，不停翻動的腦海卻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過去與她的點滴、這兩天的回憶、我對她的印象、有她在的安心感、積藏於心的不捨……越來越多無法短時間內就表達完全的想法湧出，像是一群人在狹窄的門前彼此推擠，最後誰都沒得跨過門檻。

「『再見』。」她摸了摸我的頭，腦海頓時又一片平靜。

「你是想這麼說的吧。」

我還沒開口她似乎就已經知道了我想說什麼，就跟往常一樣。

她抽回了手，帶著微笑走回車內，模糊的身影漸漸地消失在了漆黑的車廂深處。

柴頭依舊發出震耳欲聾的低吼，一節一節地將車廂連她一同拖出車站，消失在黑夜之中。